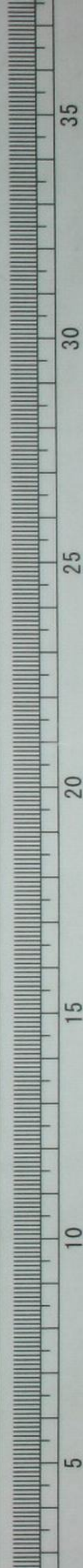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78  
3



文庫11  
D 178  
3

屈子雜文序

騷既付梓。客有謂予者曰。屈子之文傳於世者。如九歌。天問。諸篇。意言之雋。琢鍊之工。俱擅其勝。為千古詞賦之祖。離騷雖二千餘言。然猶一瓣嘗鼎。片玉採山耳。予應之曰。有是哉。文者。心之聲也。精神苟不凝聚。學問苟無歸宿。而徒絺章繪句。以炫其才。雖累牘風雲。盈箱月露。擲地都作金石聲。終不足以信。今而傳後。屈子之文。舊傳二十五篇。計共一萬一千二百四十四言而其精神之凝聚。學問之歸宿。胥於離騷大篇發之。二千四百七十七言外此則皆其散見之文耳。九歌之音。思以慕。一千五百五十三言天問之音。思以荒。一千九百九十五言九章之音。思以激。三千九百八十七言遠遊之音。思以曠。一千一百三十七言以至卜居。三百二十言漁父。二百一十言惝怳愁悽。鬱結之思。纏綿莫解。

屈子雜文序

廣雅書局

48-11849

要莫能出離騷之範圍矣。讀其文論其世，以想見其爲人者，道固有在，奚以多爲？雖然，搜奇羅異，珍碎金而不遺，守缺保殘，見完璧而生慕，人情大抵然乎。遂卽所採諸家，重加芟錄，而卒業焉。舊文仍其什七，管見參以二三，雖略焉而不詳，亦擇之而必慎，概不書某氏者，譬猶取白於狐，集翠於鳥，意在明厥指歸，旣非攘人所有，亦何用以一得之愚，沾沾自喜爲哉！貽六氏，又題於林養堂之竹翠松蒼深處。

### 屈子雜文序

### 九歌箋略

楚俗沅湘之間，信鬼而好祀。屈子旣放，見其樂章多俚鄙，因更定之，作九歌之曲，歌曰九，而篇十一。昔人謂如七啟七發，以數名篇，非以歌名篇也。說恐不然。九章是九篇，九辯是九篇，何獨於九歌而異之？當是湘君湘夫人，只作一歌，大司命少司命，只作一歌，則九歌仍是九篇耳。或以九爲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爲歌名，又謂取蕭韶九成之義，皆臆見也。至有以國殤禮魂無所繫屬，特附九歌之後，不在九數之中，或又欲合山鬼國殤禮魂爲一篇，尤爲謬妄。

東皇太一

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

吉日兮辰良

祭必卜日此句爲一篇之總冒亦九歌之總冒也  
穆將愉兮上皇。

穆敬也愉悅也上皇東皇也將者將有事於祭也謂致其敬  
心以冀神之悅豫也。

撫長劔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

珥劔鐔也璆琳琅皆玉名鏘鳴玉聲二句指所陳之器而言  
撫謂上皇撫之也舊說謂主祭者帶劔佩玉以祀神佩玉有  
之帶劔未也或又屬之上皇亦非。

瑤席兮玉璫。

璫同

席所設神位璫所以鎮席。

盞將<sub>已</sub>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盞與合通把持也瓊芳卽指蕙蘭椒桂而言肴骨體蒸進也

以蕙裏肴而進之又以蘭爲藉也奠置於神前也桂酒投桂

於酒椒漿漬椒於漿飲饌皆極致其馨香以合持而進之也

揚枹

音夫

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昌叶

揚舉也枹鼓槌拊擊也疏希也疏緩其節如今之慢板曲陳

列也竽笙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竹音莫弘於竽絲

音莫繁於瑟舉以該眾器也浩大也倡與唱通此言樂歌之

盛如此。

靈偃蹇兮姱服。芳菲菲兮滿堂。

靈謂巫也楚人名巫爲靈子古者巫以降神神降而託於巫

身則巫而心則神也偃蹇委曲而舞之貌姱好也菲菲芳貌

此言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馨香之氣隨舞而散布空中滿堂無不周徧也

五音紛兮繁會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繁會者眾樂一時合奏靈巫且舞且歌無不應律合節也

君欣欣兮樂康

君謂東皇一結應前愉字

雲中君雲神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央靈連蜷兮既畱爛昭昭兮未央

蘭浴芳沐極致其潔也若英言五采之衣色如花也雲有五采故巫亦衣五采以為之憑依靈卽巫連長蜷曲也迎神導引貌畱待也畱待以候神之降也爛庭燎之光未央然未過中也此神未降而御之之詞舊解謂神降於巫畱連不去非是

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

蹇發語詞憺安樂也將憺與將愉同一句法壽宮指雲神不敢斥言猶上書者之稱記室云爾舊解引漢武帝置壽宮神君謂是供神之處神既至憺然安樂無有去意將下龍駕翱遊言不幾於錯雜無序乎日月之光必麗於雲日月普照雲光亦萬方日月貞明雲光並千古所謂齊也與龍相從如使之引車彰施五采如帝之作服體之尊嚴何如氤氳變幻翱

翔空際光周徧而章明矣聊且也不敢必之詞此冀神之鑑其精誠而來格也

靈皇皇兮既降叶洪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音扶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懣懣

靈前謂巫此謂神既降之後神即巫而巫即神也皇皇即上周章之觀蓋至此方言神之降耳乃一降即去焱然遠舉倏忽之間真有不可度思者冀州居天下之中四海極九州之遠有餘焉窮極狀其周徧而章明也君謂神也懣懣憂心貌神之去來不測廣大無邊若此雷不能雷送無處送惟有懷思長歎極勞我心至於懣懣而已此神既去而思慕之不置也

湘君 舜正妃堯長女娥皇也舜崩蒼梧二妃哀思卒於湘水之地其神在湘故號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音扶君兮未來叶釐吹參差兮誰思

君謂湘君夷猶猶豫也蹇發語詞中洲洲中也言我祭祀既設而君猶豫不行將於誰而雷連乎其在水中之洲乎湖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同此意也舊解謂不知為何人而雷媿矣美謂女巫祭者湘君巫亦用女要眇美之態宜修謂宜於修飾沛沛然而行也吾主祭者自吾桂舟香潔用以迎君庶幾波瀾不驚可冀神靈速降乃徒切瞻望未肯來歎吹此參差欲徼神聽能不鑒我云誰之思耶參差洞簫名風俗通云舜

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湘君爲舜妃故舉以爲言又以比神  
意似與已參差也

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  
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駕飛龍句以神言。遭轉也。洞庭湖在沅湘之北。柏。樽壁。一云  
行舟之楫。綢。縛束。蓀。香草。橈。小楫。旌。建於舟上。以覘風者。涔  
陽。江碕名。浦。水涯也。承上言。意者君其駕飛龍而北征乎。則  
吾亦以迎君之桂舟。轉吾道於洞庭。且吾以迎君之故。非特  
桂舟是乘。薜荔爲柏。蕙爲綢。蓀爲橈。蘭爲旌。無不極其芳潔  
因而極目遙望。臨大江而發舒我之精誠。以冀神之感而來  
格也。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陴  
側。

女。卽要眇宜修之女。求者迫切。應者渺茫。惟彼女巫。代爲永  
歎。涕泗橫流。中情鬱結。望絕而悲。何能自已。陴側。猶悻悻也。  
桂櫂兮蘭枻。音曳。叶泄。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擘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櫂。楫也。枻。船旁板。桂。櫂。蘭。枻。芳潔如此。斲冰積雪。艱辛若彼。  
咫尺難行。徒勞何益。己之求神。譬如薜荔緣木。而今采之水  
中。芙蓉在水。而今求之木末。神之棄己。譬如合昏而情異。則  
媒雖勞而昏不成。交友而情疏。則今雖合而交終絕。斲冰積  
雪。若怨天。水中木末。若怨己。媒勞輕絕。若怨神。言之無倫。足

見階側

石瀨兮淺淺音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

交不忠二句亦比詞石瀨二句興起此比詞而飛龍句則又以石瀨之形似言之怨長不聞則又因淺淺翩翩觸及人世之情態以比求神而不見答也瀨湍也淺淺流疾貌若日瀨行石上則見其淺淺矣迅疾若飛宛如飛龍之翩翩矣交不以忠者則其怨必長咨嗟歎恨無異淺淺之不斷矣期不自信者將告以不聞棄予不顧無異翩翩之不停矣怨長比已不聞比神慕之慙怨之深矣

鼃同朝騁騫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叶

騁騫江皋求之急矣弭節北渚索之詳矣自朝至夕久而誠矣但見鳥倦飛而次於屋上水停蓄而周於堂下神之影響終屬渺茫景之淒涼不堪回首其奈之何哉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音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下女音去聲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澧水出武陵沅縣注於洞庭求神而不見答不得已捐玦遺佩委之水濱若墜失者然以冀神之憐而收之然神未必遂知其意則又采香草以遺其侍女蓋吉日良辰一歲有幾聊逍遙容與以俟命焉其戀慕之心如此

湘夫人堯次女女英舜次妃也正妃稱君此自宜降稱夫人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叶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



下叶

帝子即夫人眇眇斂目以望遠也。嫋嫋秋風搖木貌。前篇弭節北渚。此即遙承而言。湘君無所遇矣。意者夫人其降於北渚乎。眇眇而望之。目無所覩。用是愁予矣。但見嫋嫋然搖曳以來者。心疑其為帝子降也。而特秋風也。風起而波生。洞庭下飄木葉也。波因風生。木因風落。不勝白露伊人之感矣。登白蘋音煩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音去。鳥何萃兮蘋中音增。何為兮木上。

蘋水草秋生。佳謂夫人張陳設也。蘋澤中之草。嘗取魚之具。夕張猶黃昏以為期之意。言遙望帝子杳無所見。更借白蘋以託足。一縱目焉。欲與期約。迎而享之。而中情自忖。鳥必不

萃於蘋中。嘗必不施於木上。疑與期者。止成虛願耳。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夕張維何。沅則有芷矣。澧則有蘭矣。心志如此。其齊潔品味如此。其芬芳乃結而為思。未敢瀆告。徒令我中情荒忽遠望。增悲言與淚俱有。如流水矣。公子亦夫人既。帝子又公子者。以公子為思人之通稱。即未敢言之意也。

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上鳥何萃二句。比神此。麋何為二句。比已。以興朝馳夕濟之徒勞耳。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與佳期空中結想也。聞佳召積思所幻也。二語與九嶷續二語對照，偕逝隨召使而俱往也。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叶 蘇壁兮紫壇。善 菊古播 芳椒兮成

堂。桂棟兮蘭橑。老 辛夷楣兮藥房。罔薜荔兮為帷，僻 蕙櫨音

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聊 之兮杜

衡。武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音

葺覆也。紫紫貝壇中庭，紉布也。蘭木蘭橑，椽也。楣門戶上橫

梁，罔結也。擗析之也。櫨聯之也。鎮壓席也。疏陳也。以為供具

之覆之，以芷也。縲束縛也。實庭，充積於庭。廡堂下周屋，總鋪

張。築室之芳潔，蓋既不能致神而祀之，欲因其召已築室水

中附之而居，非極其芳潔不敢相近也。

九嶷續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上文極力鋪張，謂可幸徼神眷，孰意九嶷之神如雲之盛，續

然而來，並迎二妃而去，其奈之何哉！顛倒迷亂，幻出召予之

妄聞，因設築室之妄想，又幻九嶷並迎之妄見，總是積思所

幻耳。玩並迎兩字，兩篇如一篇明矣。

捐余袂兮江中，遺平 余褋音 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去

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褋，禪衣。褋，次於玳佩。君與夫人之別，遠者，即下女。因其隨

夫人以遠去而名之也。不可再得，傷時之不來也。不可驟得，

嘆時之速去也。

九歌卷之四  
大司命 周禮大宗伯有司命之祀疏引星傳云三台星上台日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日司命故有兩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去聲兮立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音東雨兮灑塵

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吾主祭者自吾乘迎神之車天色立車亦尚立以合其德迴風爲飄凍雨暴雨也雲乘非風不速風塵非雨不清卽雨師灑道風伯掃塵之意

君迴翔兮以下叶踰空桑兮從女同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天兮在予與

君與女皆指神君尊之女親之也迴翔盤旋也空桑山名取義未詳或謂取太極無始之義寓言命自太極無始來非踰空桑不能從司命不敢必以爲然或者又謂伊尹所生之空桑將如伊尹釋耕出而從女則鑿而不倫矣闕疑可也予者贊神而爲其自謂之稱言君之功化君雖不言獨不曰此總總繁盛者九州人民之眾也何壽何天有不惟予是主者乎在予而已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同

高飛安翔承上迴翔生句氣之盤旋空際如鳥之飛愈高而翔愈安也乘清氣得一以清也御陰陽二氣之變化也與君齊速蒙上從女句來吾能空桑從女則亦與君齊其神速與君齊速則亦能如君之導引天帝徧之九坑贊天工於無外矣帝天之主宰也坑謂九州之鎮山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

山嶽山鑿無閭霍山恆山也王者時巡方岳則天帝亦時臨  
九坑言似誕而非誣

靈衣兮被被音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眾莫知兮余所爲

被被長貌言惟此時巡九坑之帝但見其靈衣被被垂衣裳  
而端拱玉佩陸離鏘鳴佩以無爲何以一陰一陽之變化鼓  
鑄萬物於無外循環千古而不窮蓋實有司之者舉世之眾  
曾莫知其余所爲也

折疏麻兮瑤華叶將以遺去聲兮離居老冉冉兮旣極不寢近兮  
愈疏

疏麻神麻也華白如瑤服之長壽此追敘其積誠之慄無路  
可通於神今幸神臨可以寢近蓋惟恐其速去而哀籲以留  
之言我向者折此仙華將以遺君奈天人路隔君處於穆之  
鄉我固形骸之內其居實離欲遺無從光陰冉冉我今老日  
旣極而不及君之降一寢近君則我之疏君者不愈甚乎或  
者爲我少畱假我片時寢近之緣也

乘龍兮麟麟高駝兮冲天叶鐵結桂枝兮延去聲羌愈思兮愁人  
言已哀籲畱神而神忽焉以去徒令延頸去聲足而愁思也結  
桂枝者桂香神所歆也

愁人兮奈何叶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去聲孰離合兮可  
爲

無奈愁何惟有終身保守志行無令少有損缺而已若夫人  
生之命各有所當夫孰一離一合可以人力爲之者乎語該

一切生死窮通然亦就神之去來條分離合爲言可謂言近指遠亦以起下篇之意

少司命

穠同蘭兮麋蕪叶撫羅生兮堂下叶戶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叶夫與音扶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麋蕪芎藭葉名夫人猶曰彼人以比神也美子所美好之人也蓀亦香草以喻善者以猶用也大司命篇只是形容贊歎此篇卽承上篇結句離合兩字落想開口便以芳氣之襲人興善類之蒙佑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莫非陰陽之變化條而聚條而散盈虛消息之故雖莫知其然而然然而福善禍淫天之命也君子無造命之方而有立命之學立命之學學爲善人若今無虧而已善人者天必佑之何用愁苦憂其不來合汝乎慰之之詞

穠蘭兮青青同菁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青青茂盛貌紫莖葉中所發花莖目成以目定情也言此青青之蘭綠葉雖繁其精神芳氣則獨鍾於紫莖猶滿堂之人誰非美者而其相視莫逆忽獨鍾情於我承上文夫人句而申明之以比神之來歆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入乎堂中不通一言出乎堂外不致一辭乘風載雲往來飄忽鬼神之情狀亦目成之情狀也因歎人居世間悲樂之故

莫有過於生別新知今也幸微神眷樂莫甚焉已而悲樂並  
舉者神之去來不測恐其速去而使我心悲望其久留而長  
保此樂也舊解謂神忽逝而生悲追念前此之樂失之矣又  
或以於此別離意其他有眷顧為解竟說向倚門獻笑一流  
尤堪大噱也

荷衣兮蕙帶帝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  
際

荷衣蕙帶言司命被服之香潔也至此方說神之去耳而宿  
於帝郊須於雲際意者猶有顧予之意乎戀慕之無已也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今水揚波

二句古本無河伯章中語也

與女同汝沐兮咸池叶晞女同汝髮兮陽之阿望媿同人人兮未徠同來  
臨風恍兮浩歌

女及美人皆指神也言君果有顧予之意益願從君俱沐咸  
池晞髮陽阿潔整其儀容以徼神盼而臨風遙望恍然浩歌  
其竟不來邪抑尙未來邪終不作絕望之詞

孔蓋兮翠旒同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  
為民正音征

孔蓋以孔雀翅為車蓋翠旒以翡翠羽為旗旒撫掃除之也  
彗星妖星竦挺拔之意十年曰幼五十曰艾正猶正鵠之正  
此贊歎司命也卽作浩歌之詞亦得撫彗星掃除醜類也擁  
幼艾少長各得其所也蓀獨宜善良蒙休也為民正示民以

福善禍淫之標準也作善必降之祥與司命合德在此何用以離居而愁苦為哉兩篇只如一篇與湘君湘夫人同例

東君

日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漢書郊祀志有東君

暎音吞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

明芒叶

暎光明溫煖貌吾主祭者自稱也扶桑日所拂木也余謂日也言日將出於東方則將從扶桑之遠照及吾檻矣而今檻未有光彼神也者其殆不加鞭策撫馬安驅是以遲遲其曙乎無何長夜之景漸覺皎皎一審視之則既明矣此望日之出以致其祭而幸夜之隨明也

駕龍輶兮乘雷叶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

懷

灰叶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輶車轅乘雷日輪發動如雷載雲旗日之初升霞光上燦如雲旗也海隅日出少吐復吞間以潮聲如聞太息欲上不上如有所低徊而顧懷者數四然後一躍如火毬之懸皆以日言非迎神之車馬旌旗也東方既明萬類皆作有聲者以聲聞有色者以色見耳目之娛各暢適焉此就日出形容以引起下文歌舞之盛也

緺

音更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篴鳴鸞同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叶

翺

音暎飛兮翠曾同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弦急張曰緺槌雙拊曰交簫鐘與簫聲相應之鐘篴懸鐘磬之木瑤篴瑤玉飾篴靈保即詩神保謂神巫翺小飛輕揚之

貌翠鳥名曾舉也言此靈保德則賢容則姱舞態翾飛宛如  
翠舉陳展詩歌會合以舞歌應六律舞合八節歌舞娛神如  
此靈之來也從官眾多其來蔽日蓋鑑我之誠歆我之祀矣  
明是日神之來反云靈來蔽日詞陣迷人千古無兩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石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叶援

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兮以東行叶杭

日出東方入西方衣青裳白用其方色以為飾也日光如矢  
無遠不射是長矢也狼一星為野將主侵掠余日神自稱弧  
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淪沒降下撰持也操弧矢  
則威攝天狼之凶宿酌桂漿則光榮北斗之宸樞雖淪降以  
明夷隨東行而復旦可思議哉

河伯黃河之神

與女同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騶

螭叶磋

女謂神也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繡胡蘇簡潔鈎磬鬲津也  
衝風打頭風也水車舟也螭如龍而黃無角此迎神之詞若  
曰我將與女遊於九河乎雖九河之險風起波橫我則所乘  
者水車荷為之蓋所駕者兩龍騶則以螭冒風截流前來迎  
女矣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

懷叶灰

迎河神而不遇因泝流而窮源崑崙為河源所從出庶幾可



以一遇乃登而望望而悵悵而思神竟安在邪

魚鱗屋兮龍堂

叶

紫貝闕兮朱

當作珠

宮靈何為兮水中

此想像河伯之居也魚鱗為屋畫龍為堂紫貝為闕明珠為宮如此屋堂如此宮闕靈何為在水之中使我不能常遊此地時與女親乎想像而歎之之詞

乘白鼃兮逐文魚

叶上聲

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

叶

大鯨為鼃白鼃鼃中魁帥文魚魚之有斑采者或曰即鯉渚水涯也流澌解冰也靈在水中人居塵世水陸異處難以相親其乘此白鼃導以文魚與女遊於水涯之間乎為遊未幾冰判水分紛然而來順流而下而神亦將從此去矣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

與叶

此送神之詞子謂神也交手執手相別示不忍離也水必東歸神亦東去送君南浦傷何如哉美人亦指神謂巫自稱者非子則主祭者自謂也鱗鱗眾多貌波自迎神而去魚若媵予而歸蓋魚性逆水而上波迎則魚媵矣物理之妙如此

山鬼

國語木石之怪夔罔兩即此類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音第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女羅兔絲草微盼曰睇含睇謂含情於睇中宜笑謂巧倩而宜於笑子鬼謂人指祭之者余鬼自謂非人也而若人殆無人也而若有人在彼山之阿曲之間若有人便是鬼山之阿

益鬼矣似乎被者薛荔帶者女羅並承若字言之鬼無形聲  
依附草木夜影朦朧處薛荔女羅叢目眩心疑宛若鬼衣鬼  
帶倩盼多姿遂呈面目山妖木怪現相魅人往往有此此方  
自負窈窕恨無知己忽聞有人將欲飲之食之且喜且感自  
語自言子亦慕余之善窈窕乎窈窕二字上加一善字便是  
山鬼伎倆自此句至篇終皆設為山鬼之言

乘赤豹兮從去聲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

馨兮遺去聲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釐

所思即慕之之子言子慕子予能不思子而來子所因自敘  
其騎從車旗被帶以及持贈之物興致淋漓遠來就食而忽  
以幽險後來為言者蓋山鬼為魍魎之屬原非可列入祀典

歲終合饗諸神咸集何敢來歆幽險之云諱之也而已直吐  
真情矣自此以至終篇皆悵望之語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叶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

飄兮神靈雨雷靈修兮愴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與

表獨立之貌容容騰聚作態也神靈兩者風起而神靈應之  
以雨也靈修與離騷靈修字同而義別靈謂靈場修謂修其  
祀事即指祭所而言或以為稱君或以為稱神皆無當也華  
光寵也獨立山上遙望祭所於風雨晦冥之中見歌舞音樂  
之盛留連不去愴然忘歸山鬼之情狀畢露矣既又自思歲  
云暮矣我獨後來不獲饜飫孰有再設此筵以光寵予者乎  
冀望而不敢必也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間

三秀芝草也公子與君皆指慕之之子靈修華予未可再邀姑采山間三秀借茲消遣愁懷庸知石既磊磊葛又蔓蔓一跬步間動多窒礙三秀不可得山阿予所歸今悵然忘歸者何怨公子也夫我則怨君而君實思我特以我不得間愆期獨後故同此忘歸始也悵然今也悵然矣蓋不怨己之後來而反怨君之見慕無聊之況如聞其聲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叶博君思我兮然疑作

人以爲鬼鬼自謂人居然山中也香比杜若矣潔比石泉矣貞比松柏矣其人如此君能勿思然我知君雖思我必且

信且疑而無有定情耳此山鬼自銜以動人之思慕也

靈填填

音田

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

音又

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

叶搜

思公子兮徒離憂

自謂山中人究是山阿鬼歸宿幽篁不見天日四山風雨猿狖啼號卽無懷思淒然欲淚離憂之子夜如何終亦已焉哉徒使我心傷悲而已通篇皆怨望着戀之詞的是山鬼面目舊解不知說向何處去

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叶而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

墜兮士爭先叶詢

吳戈取其利犀甲取其堅戎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短

兵相接旌旗蔽日敵勢方強流矢交墜士氣益鼓兩軍接戰之初寫得如火如電

凌余陣兮躡余行叶左驂殪兮右刃傷通兩輪兮繫四馬叶

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壘古野字

雖則爭先其如敵盛凌犯余陣踐躡余行左驂遂殪戎右又

傷兩輪不轉若埋四馬不前如繫然猶援枹擊鼓以壯軍威

不幸天心震怒懟恨下民降嚴厲之殺我軍殲盡而屍棄原

野此言其死於國事也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叶首雖

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

出國門而不入往戰場而不反有進無退身棄平原孤魂懷

歸去家遼遠然猶帶劍持弓死而不厭向非勇氣百倍武藝

十全何以剛強之性不可凌替若此哉此言其戰死之武也

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叶

毅嚴武之意鬼中魁傑是為鬼雄此言其死後之靈也

禮魂氣之神者曰魂此祠祀將畢而歌以送神之詞樂之卒章猶曲之尾聲也舊解謂以祭善終者非

成禮兮會鼓

成禮既戒既備也會鼓合舉眾音也五音無鼓不和故曰會

鼓一句說樂

傳芭同兮代舞

芭香草代迭也持芭而舞復以授人而迭用之也一句說舞

嫖女倡兮容與

九歌卷之四

廣雅書局采

九歌箋略  
九  
姱好貌姱女謂巫也倡同唱容與舒徐貌謂歌將終而故緩其聲也有以爲舞態容與者非至有以女倡爲女子爲倡優者尤非一句說歌

春蘭兮秋鞠同長無絕兮終古

春祠以蘭秋祠以鞠卽所傳之芑也此只重春秋二字謂春秋二時薦馨世世勿替使得長享之也二句總結祀事

離騷大篇屈子於君臣之際言之詳矣九歌特祀神之樂章耳自王氏章句以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託以風諫爲解後人因之輒以君臣牽合至山鬼篇亦明知義之難通遂謂以人況君鬼喻己而爲鬼媚人之語試思屈子何等鐵心石腸一遭攢斥遽作爾許醜態

正如讀老杜詩其愛君憂國之念何嘗不時時流露於篇章若字字強爲牽合滿紙葛藤矣讀九歌何獨不然徐友雲氏有言曰九歌非離騷諸篇比諸篇自寫憂思無不可以寓言九歌神將聽之而專以鳴其不平是卽慢神三閭未必出此但忠愛血腸遭讒放廢出口便多哀怨似言言寓慨耳不然東皇雲中篇何又絕無感慨邪斯言得之矣

九歌箋略

衡陽蕭鶴祥初校  
江陰陳名慎覆校

天問箋略

屈子放逐彷徨山澤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侷侷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渫憤懣楚人哀惜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遂往也上下謂天地四語總括一篇問往古之初天地未有固未有人誰見而傳道其事以見大都無據而多多問端亦半屬子虛烏有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同翼惟像何以識之

冥昭謂晝夜瞢闇謂晝夜未分馮翼氤氳浮動之貌惟像有像無形也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叶

業已有晝而明必有明其明者有夜而闇必有闇其闇者惟

是則何物為之時是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

然後生見穀梁傳何者萬化之本何者一本所化

圓同則九重平聲孰營度入聲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天圓九重孰營度而使其圍之圓數之九造天是何神功孰

為初作重而至九

幹音維焉於虔反繫天極焉同上加叶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幹車轂內以金為筦而受軸者也維繫軸於內也天行旋轉

如輪南北極不動如軸天之幹維繫於何所而天極之軸又

何所加乎大地之下八柱承當萬古常寧而地又缺於東南

問八柱何所承當東南何獨缺陷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音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既有九天必有邊際安所置放安所附屬既有邊際則隅角

之隈多多而有誰則能知其數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瞰同

沓重疊也天地重疊處必有接縫十二辰分析處必有界限

日月列星皆麗太虛安所維繫排列

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湯谷即陽谷日出處蒙汜即大蒙日入處四句問日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同在腹

月日夜光生魄日死生明日育其利物者維何而藏菟於腹

四句問月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女岐神女無夫生九子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叶紫

伯強疫鬼天地以生物為心伯強於何託處聽其為厲惠順之氣安存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叶芒角宿音秀未旦曜靈安藏

何物闔乾坤之戶而夜則晦何物開乾坤之戶而晝則明角

亢東方星東方未旦時日光何所藏匿乎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叶常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叶杭之

汨治鴻大水也師眾尚舉也鯀既不勝治水之任眾人何以

舉之堯既知其不能何不小試而後用乃聽其九載弗成績也

鳴龜曳銜鯀何聽平聲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鳴龜事無考似謂鯀聽鳴龜曳尾銜物前導依以治水而敗其事者故曰鯀何聽焉若能順水之欲以成其功帝何自而

刑之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叶沙

問帝何但囚之羽山而不速施其刑

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叶花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

厥謀不同

問鯀禹父子一氣何為智性迥別



洪泉極深何以寘同之地方九則何以墳賢之應龍何畫音河

海何歷勒鮌何所營禹何所成

洪水汎濫禹何以寘塞而平之乎九州之域何以能辨其五

色乎禹貢白墳黑墳赤墳墳是也有翼曰應龍何應龍以尾

畫地水泉隨卽流通見山海經何河海極險至遠八年經歷殆遍

鮌何所經營終罔績禹何所荒度卽成功

康回馮同怒墜地何故以東南傾

康回共工氏名馮盛也共工亦人耳何故與顓頊爭爲帝不

得怒觸不周山遂天維絕地柱折見淮南子而東南傾乎

九州安錯音川谷何洿音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九州安所錯置川谷如何深洿萬壑之水日夜東流曾無盈

溢其故孰知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隳音其衍幾何

脩長也隳狹而長也問四方道里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長

則其衍而尤脩者又果幾何

崑崙縣平聲圃其尻同安在紫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

誰從焉西北辟闕啟何氣通焉

崑崙之巔曰有縣圃見十洲記又有增城九重見淮南子居今安在高

果幾里崑崙有四百四十門同上誰從出入而知之其西北隅

常開以納不周山之風同上何以其氣之相通也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西北幽暗海外無日之國有龍銜燭照之其有日之國日未

出時有若木開赤華以照之問日輪安有不到燭龍何用照  
為凡物皆借日之光為光義和未揚若華何自生光

何所冬煖何所夏寒

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見淮南子地氣不齊皆在何  
所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木石之質各別安得有此石林人獸之性懸殊何以遂能人  
言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水陸之族各以類聚焉得有此龍虬而負熊以遊於大川  
雄虬九首儻忽焉在

南方有雄大之虺九首而往來儻忽踪跡安在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徒叶

交脛國東有不死之民見山海經在於何所長人如國語所謂防

風氏之類守何封土

靡萍同萍九衢泉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靡蔓也靡萍水中異草枝九出如衢泉華山中異華其條如

泉萍無枝泉無華二物何以獨異南海巴蛇食象三歲而出

其骨見山海經其大何以如是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叶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玄趾未詳疑亦山名黑河之藻可以千歲三危之露可以輕

舉見淮南子問地在何處可求延年不死之術且壽將何所止極

也

鮫音陵魚何所魋音祈堆焉處羿焉彈音畢日烏焉解羽

鮫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山海經怪魚也魋堆似雞白首鼠足同怪

鳥也二物何所託處彈射引滿也堯時十日並出命羿射之

中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見淮南子問羿焉能遂射及於

日烏焉能遂輒解其羽

禹之力獻功叶光降省下土方句焉得彼兪同塗山女而通之于台

桑

禹當勤力獻功之時堯使省下土四方焉得有暇娶彼兪山氏女而通夫婦之好於台桑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不同味而使鼃同朝飽叶

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為嗣續計耳然家室人之所甘禹畱

四日即行胡嗜味不與人同不三餐而快意一朝之飽飮乎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蠶同孽何啟維憂而能拘是達

兩朝遞禪益宜作后啟則代之有扈不服卒遭其蠶何啟家

天下而不疑召六卿而大戰惟以憂勤居心能達拘執之嫌

乎

皆歸朕射本字籍音菊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叶洪

籍窮也朕籍謂至穀以喻中理也若謂啟合乎理而無傷於

身之盛德何元后之統革受禪之局者自益而起而禹則如

農夫之播降言傳子猶穀種相傳也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叶基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叶低

棘賓商未詳一說棘陳也賓列也言啟能修明禹業陳列宮  
商之音一說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賓商者待商以賓容  
之禮一說棘疑當作夢商當作天篆文相似之誤其意謂啟  
夢上賓于天而得帝樂以歸如列子史記所言周穆王秦穆  
公趙簡子夢之帝所而聞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之類一說棘  
與急同謂憂勤賓蕤賓商商音也言啟憂勤庶政中蕤賓之  
夏律萬化蕃昌而九土咸辯合秋令之商音百物成就而九  
敘惟歌其說種種不一要未可以臆定偶閱羅長源路史謂  
啟之所急在以商均作賓頗為得解大約謂啟克纘禹緒九  
土咸辯九敘惟歌是克勤之子矣何如此克勤之子降生輒  
屠其母而生死分離竟地乎竟地猶終天也或是坼副以產

母遂亡耳淮南子化石之說未必然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歟音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傳曰河伯化爲白龍遊于水旁羿射之眇其左目羿又與  
雒神宓妃交言天帝降此傷殘之羿變革夏統妖孽夏民胡  
既射河伯于神之怒而又能通雒嬪

馮音遙利決封豨是歟音時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羿由帝降帝宜康其禋祀乃滿引珧弓利其決拾射豕豕以  
爲蒸肉何以又獻於天帝而天帝不之順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叶謨何羿之歟革而交吞揆之

純狐氏羿妻也見路舊謂浞妻非浞眩惑羿妻之美于是謀

羿既謀吞其國又謀吞其妻何羿射貫革絕倫浞不之畏而

揆謀所以交吞之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同蒲同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脩盈

羽山東裔永遏在羽山則不得西征矣既傳越巖墮死而又有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淵之說見左傳則鮌不死而活矣巫何以知黃熊之即鮌而謂之活也且鮌之治水但經營不得其道耳譬如農夫咸播秬黍而鮌惟蒲萑水草是營所以空費其力耳何由與其工三苗輩并投荒裔而惡聲之脩長盈滿乎

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去聲厥體

嬰縈繞也茀疑或堂前草簾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儵子儵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儵之尸也須臾化為大鳥飛鳴而去見列仙傳言儵欲授崔以藥胡為必化蜺嬰堂前之茀又何以一擊藥墮而不能固藏仙家與天同式變化固極從橫然陽神一離凡胎爰死何以化作大鳥而鳴彼儵之凡體夫又焉所喪脫者乎

萍音平號音平起雨何以與之撰體脅同鹿何以膺之

萍萍翳水鳥叫號則天雨人謂之雨師其號何以遂能與雨撰具膺受也脅鹿神鹿一身兩頭八足體皆兼脅何以獨受此體

鼇戴山抃何以安叶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見列仙傳山何以安其上且鼇

猶山之舟矣倘釋此作舟之任行於陵陸之區又將何以遷徙其山乎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叶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

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叶

澆涅之子女岐澆嫂也澆無人倫往至嫂戶佯有所求因與

淫亂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且女岐為

澆縫裳與澆共宿少康夜襲先得女岐頭誤以為澆也已易

厥首而顛隕矣而澆終不免於身殆兇惡淫亂之人莫或使之何無端自取殃禍也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身斟尋何道取叶之

玩上下文湯為康字之誤無疑斟灌斟尋夏同姓諸侯夏后

相失國依二斟為澆所滅相子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還

滅澆見左傳言康不過謀治一旅何以能厚集其勢有夏之舟

已覆於斟尋之地何道而復取之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同喜何肆湯何殛焉

有夏功德遠故少康中興易及至桀身伐蒙山何所得惟得

妹喜而已即妹喜亦何嘗大肆其惡湯何以遽有南巢之放

三何字一串問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叶堯不姚告二女何親舜恐無後所憂閔者在未有室家父何不許其娶而鰥之堯

不於姚姓是告二女何輒親舜子有室誰則不願君令民豈  
患不從俱不可解

厥萌在初何所意

古億字

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紂作象箸而箕子歎預知象箸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  
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  
事幾初萌而究極不爽何以億度之中如此

登立爲帝孰道尙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天地肇判邃古遐邇不可得而詳矣同處儔類之中忽焉登  
立爲帝如包羲氏之王天下孰開道而崇尙之人生稟氣血  
於父母如器之制於匠氏若女媧有此異體孰制匠之人首  
蛇身之說未可信然必有異於人者矣舊解指帝爲伏羲後

人謂不知何據不知伏羲爲五帝之首故舉以爲問而女媧  
爲伏羲女弟遂連類及之耳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舜服事其弟弟終欲害之何任其肆犬豕之毒而廩不能焚  
井不能蓋厥身終不危敗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四句詞義甚晦一說古古公亶父也斯指岐周言吳以斷髮  
文身之國得至古公之世遇讓國之人採藥南嶽止而不還  
去岐周而來吳是吳得兩男子也兩男子謂泰伯虞仲一說  
迄及也讓國乃唐虞古風言泰伯德及古人也吳地獲之遂  
止於南嶽爲句吳長孰期數百年後又有不願君吳而去斯

者前泰伯後季札得兩男子矣二說未知孰是並存以備攷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去聲

象謂之鵠治樸之名見爾雅謂尙未成器也此言緣鵠飾玉者

因治象而飾之以玉君子以之比德也此問夏代諸王皆以

有德而克享天心何承謀不善至桀而卒亡其國乎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叶哲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音悅

其在帝湯乃因降觀民風而下逢伊尹遇非偶然矣但鳴條

之放雖曰致天之罰而事起於創君有慙德何以黎民服之

而至於大說乎摯伊尹名也

簡狄在臺饗何宜立烏致詒女何喜叶嬉

簡狄在瑤臺見淮南子注帝饗何遠得此宜子之妃飛燕墮遺其

卵有娥女何又喜而吞之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季德謂少而有德該兼也言啟兼該眾善以秉季德其臧比

於厥父宜乎文德可以格遠人胡終耗弊兵力於有扈又不

克誅夷但驅之牧牛羊而已乎有扈國滅後爲牧豎

干協時舞何以懷叶胡威反之平脅曼音萬虜何以肥之

承上伐扈言言禹當日干羽協合是舞何以遂能懷徠有苗

使民樂其生而脅膚肥澤者其道何由征扈之舉豈內治猶

有不足乎故下文又接言有扈事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有扈失國爲牧豎云於何地逢彼何人逢之方啟克扈時先



有親擊殺之於牀而出之一事則其命何從復生傳聞互異不能無疑

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叶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叶

朴牛瑞牛也往營班祿與夏諺吾王不遊語似合言此秉季德之君克恆其德而已焉得遂有朴牛之瑞應何往營補助之政班祿於民瑞應隨至不徒然以還來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窳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昏昏夜微微行狄當作湯古字多通用晉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子獨行欲與淫泆婦誦墓門有棘有鴉萃止刺之言雖無人見棘豈無鴉乎人於昏微之處遵其足迹斯有怵惕心必不窳何繁多之鳥在棘而於負子獨行者以

肆其情欲乎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叶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昏眩之弟欲並淫二嫂因危害其兄何如此變化作詐之人而反封於有庠世享封邑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去聲之媵有莘之婦叶

東巡東往也極至也湯感夢有人抱鼎俎對已而笑寤而求伊摯於有莘之野有莘之君畱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見世紀何伊尹出身之奇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神告之曰曰水出東走無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視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

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  
庖人養之何伊尹受生之奇

湯出重平聲泉夫何臯古罪字尤叶搖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重泉即夏臺湯被囚而出夫何臯過遂不勝眾人後后之心  
而以伐桀夫誰奪桀之魄使之囚湯以挑之

會鼂同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何以若踐其期將帥勇猛如  
鷹鳥羣飛既鷲且多孰使萃而畢集

列擊紂躬叔且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

武王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懸之太白之旗見史記  
所謂列擊也武王東伐至河上雨甚雷疾周公旦進曰天

不祐周矣見六韜是公且原不以伐紂為嘉也何又親為撈度

施發如大誥多士多方諸篇必使定周之命惟恐其失當而  
每用咨嗟乎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叶梭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天既授殷以天下居其位者必有所見之設施試問將安施  
乎乃紂惡不悛反其所以成以卒至于敗殷之先世何罪而  
遭此乎

爭遣伐器何以行叶梳之並驅擊翼何以將去聲叶平聲之

伐商戎器諸侯爭遣周何以使之偕行翼其兩翃疾擊其後  
周何以率其勇氣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音止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昭王南征見左傳非巡狩非補助適成慢遊而已其至於南土也豈利越裳氏之白雉遂欲往而逢之

穆王巧拇本作梅今從徐本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拇足指巧好也得八駿見史記則如具巧拇矣何周流之迹將欲環徧天下夫何索求而爲此

妖夫曳銜何號平聲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精而告之龍亡而禱在檀而藏之傳三代莫敢發厲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化爲玄黿入王後宮童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先時有童謠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者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聞所棄妖子夜

啼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有罪入此女以贖是爲褒姒幽王

惑而愛之廢申后及太子而立以爲后遂爲申侯犬戎所殺事詳國語及史記妖夫卽指賣器者而言曳銜言夫婦相牽引而行

於市呼號以賣其器也此言檠弧箕服之謠特道路之流言耳何適有此妖夫曳銜而號於市不有妖夫焉得褒姒不有褒姒周幽誰得而誅之乎下語甚奧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叶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反側言無常也齊桓九合霸圖盛矣及其亡也五子爭立尸蟲出戶見史記與見殺無異任管仲則如此任豎刁則如彼天之爲罰爲佑何從定乎以見其自取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去聲輔弼讒諂是服叶蒲北反比干何逆

而柳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叶之

雷開紂佞臣賞惡罰善暴君之愚真不可解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同狂

聖德宜乎一揆方術何其終異一則數諫受醢而死一則被髮詳狂以生忠臣之轍亦復可疑

稷維元子帝何竺同之投之于冰上烏何燠之

帝帝嚳也稷為嚳之元子則帝當愛之矣何為而竺之棄之冰上則人惡之矣烏何為而覆翼之以此言之則竺字當為天祝予之祝或為天天是椽之椽以聲近而譌耳集注云爾較之舊說為長舊說以帝為天帝竺為篤厚與問意殊不合案漢書身毒西域國名一名捐毒又名天篤師古曰今之天

竺蓋身毒聲轉為天篤篤省文作竺又轉為竺音據此得無竺為毒之聲轉而譌乎

何馮同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殷王嘉季歷之功賜之彤弓旌矢九命為伯見竹史是季歷以殊才奉賜也震主者不無逼近相激之危何又有久長不替之遇其中必有相之者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文王為西伯時號令衰殷之諸侯以服事紂如秉鞭策牛羊為殷作牧夫然可謂竭忠王室矣何天不遂其忠及武王之身令徹廢岐山之侯社命有殷國而新為王大社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

太王徙蓋藏而就岐山邠民何遂能依之紂惑於妲己惟婦言是聽雖有忠良何所施其譏諫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叶古后反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紂醢梅伯以賜諸侯西伯受賜嘗竊歎聖人致歎天聽斯通非以之祭告於天也何自上告之後紂自盈其貫若上帝猶未決意罰之彼則親為之就而殷之天命遂以不救

師望在肆昌何識音志鼓刀揚聲后何喜叶戲

文王得太公方能興周但太公隱於市肆何由遂識其賢揚鼓刀聲何即喜而命載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三分有二紂已無奈武王何何所悒鬱而必殺之何所迫急

至載木主而集戰尸主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感天抑墜古地字夫誰畏懼

人自經則項青紫相間如雉色故曰雉經舊說謂太子申生未知是否而國語有雉經於新城之廟意者伯林其字乎或疑地名申生為驪姬譖而自縊所得何罪狐突適下國遇申生與之言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又曰帝許我罰有罪矣見左傳是死後之精靈猶可以上感天下抑地而譖者方泰然隨譖二公子夫誰畏懼乎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皇天集命於一姓殆不知惟何以戒之乃既受朝覲貢享之禮於天下又使他人至而代之乎即天命靡常之意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湯初先臣伊尹後知其賢進於桀以為凝承輔弼何尹卒臣於湯位湯於天子上祖宗下後緒無不共食尊榮之福

勳閻夢生少離同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昂叶

建勳於吳之闔廬王夢壽之孫也見史記而不得立為諸侯少

遭散亡矣何壯而武厲吳用以強能流厥嚴威楚幾乎覆

彭鏗斟雉帝何饗叶平壽命永多夫何長

彭祖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

堯封於彭城歷夏經殷至周年七百六十七歲見神仙傳言彭祖

進雉羹於堯堯何以饗而封之而彭祖受永多之命夫何以

至八百之長也

中央共牧后何怒蠶音蛾古蠶字微命力何固

中土列國其治其民為君者何故相怒而爭蠶蛾之命最微

猶有自固其窠與穴之力物莫得而侵之而況國乎

驚女采薇鹿何祐叶于忌反北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

之以百兩音亮卒無祿

兩事俱無攷大約采薇之女為鹿所驚因北走至回水之地

遂獲室家相聚之喜是鹿祐之也兄有噬弟欲之兄不肯與

又以百兩之車易之卒不與以至兄弟相殘是卒無祿也此

一以極意外之福一以極難料之禍問禍福何如此無定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自此至終皆寓言不復問遂古事矣薄暮雷電比己之衰邁

值君威歸何憂比己之溘死自無患蓋生寄死歸雷電乃帝命嚴威此之不奉於帝又何妄求乎比己之不敢有求於君伏匿穴處爰何云

既置身荒野夫復何言

荆勳作師夫何長

欲立功於國又非所長

悟過改更音庚我又何言叶銀隔句叶韻

但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耳

吳光爭國久余是勝叶商

吳光即闔廬得立之後勝楚已久外患如吳者不少豈可不

為預防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

子文楚令尹也言何以循環徧穿於楚之閭社丘陵獨出子

文一人豈後起者竟無其人乎

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子忠名彌彰

堵敖楚文王子成王兄見左傳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堵敖以

比子蘭也子蘭為懷王子襄王弟告堵敖者明告子蘭也告

之以不可長久之道何有兒戲其上姑以為試猶自嘉予其

能上反謂之忠而能長久者乎

天問一篇杳渺靈忽複疊錯綜令人不可思議或以為

荒誕無考或以為序次甚明皆非也蓋其所為呵而問

之者心煩志迫有觸即書非必出於一時想屈子意中

亦未嘗先定全篇結構如何聯絡如何照應然後濡毫也特楚人哀而惜之從頽垣斷壁間彙錄編次以志不忘其中豈無遺漏舛譌而後人強為聯絡照應過已至所問之事在屈子亦不求其甚解篇中如鴟龜朴牛及采薇噬犬等類當時必實有見聞一經秦火載籍無稽既未詳考其由來何從臆斷其謬妄乃嘵嘵辨厥有無一一為之條對邪嗟乎吾安得起屈子於九原而還問之

天問箋略

衡陽蕭鶴祥初校  
江陰陳名慎覆校

九章箋略

屈子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九章合為一卷

惜誦 卽篇首二字名篇

惜誦以致愍音敏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

正征叶

惜惜其君也卽事而詳言其本末曰誦愍憂也正平也

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叶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

使聽直

此皆指天自誓之詞五帝五方之帝折中以中道折此獄六神書禋于六宗是也嚮服嚮對以服厥辜御侍也聽直謂聽



之以理其直

竭忠誠以事君今反離羣而贅肫音尤忘儼媚以背眾今待明

君其知之

贅肫癩腫病儼輕利也

言與行去聲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去聲臣莫若君兮所以

證之不遠

我之言行顯有成迹可據中情外貌未嘗改變示人故從來

有相臣莫若君之說正以近在君側最為易驗耳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眾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眾

兆之所讐也

先君後身以事言專惟無他以心言惟思念也相怨曰仇必

報曰讐百萬曰兆

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義先君故心不猶豫而明君見知則不可保專惟君故急欲

得君而君不可保適足以招禍矣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

門叶

莫我忠謂莫有忠於我也

忠何辜而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叶也行去聲不羣以顛越兮又

眾兆之所哈音痞

非余所志謂志不及料哈笑也

紛逢尤以離同謫兮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

九章楚略

二 廣雅書局采

之白叶也

逢非志之尤離眾哈之誦而愛君憂國終難釋然奈眾共蔽之而莫為之白

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朱子云中情當作善惡惡當叶去聲固煩言

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

結而詒者結束以詒人也

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

膺音茂之忡忡音屯

申重也膺亂也忡忡憂貌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

杭與航同猶言階也未仕時夢此厲神主殺罰王立七祀有

泰厲諸侯有公厲大夫有族厲見禮記占之蓋夢中占夢也有

志之極旁無輔助所占如此

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眾口其鑠金兮初若

是而逢殆叶地

昔所夢占如此終以無旁之故勢危於獨與君離異夫亦曰

君但可懷思以自盡其忠不可因其一時之信任我而遂恃

之惟其難恃故眾口交讒則堅金可鑠我初亦特因恃君之

故因來眾鑠之口而逢殆耳

懲熱羹而吹整音齋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

之態叶替也

歡熱羹而懲者見冷鑿而亦吹初既逢殆宜有戒心乃終不  
屑借援於人直欲孤忠感上正如釋階登天猶是曩時中道  
無杭之態也

眾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  
此援叶于也

何以爲伴言眾人不肯與爲伴侶何以爲援言己之不屑借  
援於人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去聲行去聲婞直而不豫兮鮒  
功用而不就

忽引入此兩案者意以申生之死其父聽信讒姬素不之好  
而我則君嘗好我鮒之無功其行婞直不和悅於人而我亦

未嘗婞直無伴無援至此豈有他哉不過因忠致怨耳須於  
言外味之上下文方浹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  
知其信然

人亦有云作忠適以造怨向也忽略其言謂之過當未經磨  
折耳人於九折臂後更歷方藥遂成良醫吾至今乃知此言  
爲信然也

矰弋機而在上兮音尉羅張而在下叶設張辟同以娛君兮願  
側身而無所

設張辟者既設且張復辟也陷害忠良愚主方爲快意故小  
人以此娛之

欲儻侗以干際兮恐重平聲患而離尤叶怡欲高飛而遠集兮君固

謂女同汝何之

承上側身無所而言欲儻侗楚地既恐禍之疊加欲遠適異

鄉能無怒而相詰

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音判以交痛兮心鬱結

而紆軫

去住兩難惟有變節易操奈心堅於石忍而不能一體中分

背膺交痛憂思莫解何以爲情

擣木蘭以矯蕙兮音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

以爲糧芳

繫精之也擣蘭繫椒現前所餉播離滋菊豫備春蔬一以見

貧苦無食食惟草木之滋一以比善積厥躬饒有眾芳之畜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平聲著以自明音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

同增思而遠身

質實也擣舉手也媚所愛之芳蘭蕙諸品也私處猶自娛也

曾重也思之不審再思之也反覆思維惟疏遠其身可以遠

害耳

涉江因詞有濟湘上沅而名篇

余幼好去聲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鈇之陸離兮冠切雲

之崔嵬

世無服先王之法服者法服卽爲奇服切雲見屈子外傳冠名

被平聲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駝同馳而不顧

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

叶去聲

明月夜光珠璐美玉飾奇珍乘神物從聖帝遊靈居皆見其

志行之高遠

登崑崙兮食玉英

叶

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

為履至高所養至潔可以不朽已上自敘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

二語入題楚習於夷俗故謂之南夷

乘鄂渚而反顧兮欵

音

秋冬之緒風

叶

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

兮方林

乘登也鄂鄂州反顧不忘湖北楚都也欵同唉歎聲緒風緒

餘之風聲颼颼而不絕也邸旅宿之舍方林地名言水陸跋

涉之苦

乘船

音

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

而凝滯

叶

小船曰舫上謂沂流而上吳榜吳人所為之櫂逆流非一櫂

能上故齊舉汰水波也

朝發枉渚

同

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

沅水東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

見水經

入澱浦余儻侗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

音

之所居

澱亦浦類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音線雪紛其無垠音銀兮雲霏  
霏其承宇

垠畔岸也

哀吾生之無樂音洛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  
將愁苦而終窮

前哀南夷至此不能不自哀矣

接輿髡音坤首兮桑扈音同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  
兮比干菹醢音喜

接輿楚狂髡去髮也桑扈卽子桑戶見莊子羸行赤體而行以  
亦用也伍子胥諫夫差不聽賜死見左傳史記比干事見前  
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

將重音平昏而終身

董正於道心不猶豫宜其既蔽於懷王之世又錮於頃襄之  
朝而重昏以終身也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音善兮  
比仁賢遠去而讒佞見親也

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音騷並御芳不得薄音博兮  
露申未詳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御用也薄迫近之意言

汗賤並進而芳潔不容也

陰陽易位時不當音平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音杭兮  
陰謂小人陽謂君子將行謂將遠去也

哀郢

原被放時適會因荒郢民  
流散已亦發郢因作此篇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

皇天純佑下民凶荒其命乃雜震動也愆謂愆陽聖王在上無愆陽伏陰之患何至百姓震動方仲春桑田之時為東遷救死之計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鼉

吾以行叶杭

江大江夏自江通漢還入於江冬竭夏流其入江處今名夏口

發郢都而去閭兮惘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

閭閭惘悵恨也

望長楸音秋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

夏首即夏口龍門楚都南關二門之一

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躡音雙順風波而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容

嬋媛牽引也躡踐也洋洋無所歸貌

凌陽侯之汜音之濫兮忽翱翔之焉薄音博心絀音同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音爍

陽國之侯溺死其神能為大波見淮南薄止也絀懸也蹇產詰

屈也山曲曰巉巉義同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叶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

運回轉也

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

夏浦即夏口之浦故都在東遷之西故曰西思

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叶

水中高者為墳望望郢都也介界也一日間也遠望欲舒憂

悲哀又交集哀此故州之土廣衍富饒平樂何如悲夫大江以西故家舊俗遺風猶在而今一變而為離散流亡之象矣

當陵陽之焉至今音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

陵陽謂江陵之陽正郢都之處焉至謂時事不知胡底淼濕漾無涯也夏即夏口丘荒墟也兩東門郢之東關二門也蕪荒蕪也言當此陵陽時事不知胡底之時我今南渡大江行將安往其在故國者曾不知夏口流亡變為丘墟而我眷懷故國此郢都之兩東門孰是可聽其荒蕪而無路乎前言龍門為楚南關此又言東門者蓋以身在楚之東南境也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

江謂沅湘夏謂夏首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

含感叶觸

不信者不信其去國如是之長久也

外承歡之沟音綽約兮諶音忱荏音稔弱而難持忠湛湛徒感反而願進

兮妒被音披離而鄣音章之

沟約好貌諶信也荏亦弱也湛湛深貌被離眾盛貌鄣蔽也

小人沟約之態荏弱之質雖持之猶顛倒而難持似乎極無

能至可憐也詎知內懷嫉妒見深心為國進言於君者遂眾

共蔽之乎

彼堯舜之抗行去聲兮瞭音了杳杳其薄天叶鐵反眾讒人之嫉妬兮

被以不慈之偽名

堯舜傳賢而不傳子其公天下之高誼可以上薄青天倘憑

讒妒之口何難加以不慈之名所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辭也

憎慍音論愉音論之脩美兮好去聲夫音扶人之忱同康慨眾踈音妾蹠音蹠而日

進兮美超遠而踰邁

慍心所蘊積也思求曉知謂之愉踈蹠行貌忠臣憂國每咨

嗟太息多所慍愉務求全以修美其國政者君以為不近情

小人輕諾寡算如允張儀之絕齊信秦王之好會君反嘉其

忼慨所以羣邪接踵蹠蹠而日進美而好之超軼等倫而國

事愈不可問矣

亂曰曼音萬余日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

必首丘欺叶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曼遠意狐死正丘首

見禮記

忘謂忘其故都也

抽思

卽少歌首句二字以名篇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

愁人最苦長夜方長苦正無期

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四

舊作回今從林本

極之浮浮數上聲惟蓀之多怒

兮傷余心之優優

憂音

秋風肅物物皆改觀浮浮動之容四極浮浮則無處不動引出君之多怒來數追計也

願遙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

音珍

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

去聲夫美人

橫奔不候君命也民尤民之所尤者言欲覽而察之實其罪

狀以鎮定其憂思而勢不可得不得不結情陳詞以遺君耳

昔君與我成言兮日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

他志

之叶

回畔卽改路也黃昏二語誤入離騷

僑

讀若驕

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戶與余言而不信兮

爲余而造怒

僑虛僑而恃氣美好指儀容脩姱謂才德覽示也言君自負

容德言又非實本無可怒但以惡我之故而作怒也

願乘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

憺憺

憺叶

間隙也舊音閑非愴愴動也

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同警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眾果以

我為患叶胡門反

切人懇切之人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同何獨樂斯之蹇蹇兮

願蓀美之可完叶方

言初之所陳耿然昭著豈不至今猶可覆視其用亡諸乎

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去聲

而難虧

三五三王五帝也以三五為君之範以彭咸為已之式所謂

極也何極不至言何不可造其極如此則聲聞遠播而德行

難虧矣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

穫

承上而申明之不由外來德行所以難虧不可虛作聲聞所

以遠播報者報其施是不可虛作也穫者穫其實是不由外

來也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叶征憍吾以其美好兮

敖同朕辭而不聽平聲

少歌樂章音節之名以所思之理抽而出之陳於君側乃窮

日夜之力而不能匡正其君職由虛憍氣盛敖而不屑聽耳

美人指君朕自謂也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判獨處此異域既  
惇同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  
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忘

倡讀曰唱亦樂之音節更端再歌之意鳥以自喻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  
九逝

晦明若歲夜之永也一夕九逝思之切也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  
之營營

營營頻往來貌

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

知余之從容

信直忠信而質直從容不變所守也

亂曰長瀨湍流沝江潭叶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

自江而湖自湖而湘皆沝流南行

軫石歲音嶷音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去聲隱進音薦兮

石之方者曰軫歲嶷高貌石可轉而歲嶷之軫石不可轉以  
喻己之立志也超世俗之回邪志先民之法度而德日加修  
矣

低徊夷猶宿北姑兮煩寃音贅音容實沛徂兮

北姑地名贅容贅亂之意見於容貌也沛徂沛然長往也

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叶兮

靈靈魂遙思思君也

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叶兮

道思道達其幽思救解也

懷沙將懷抱沙石以自沈而作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叶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

滔滔水大貌莽莽茂盛貌寫孟夏之景汨汨沒言放廢也

眇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同離音而長鞠叶撫情

効志兮冤屈而自抑

眇目數搖動之貌杳杳深冥之意紆曲軫痛慙憂鞠窮也効

猶覈也

刑同方以為圖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音畫音志

墨兮前圖未改叶

刑削迪蹈也章修明畫所繪之痕志用意墨施繪之具總言

舊法不可變亂也

內厚質正兮大人所賦音盛巧倕音不斲兮孰察其揆正

厚厚重質質直正正大也其人如此宜為大人所盛稱而君

不見用如巧匠未施其斧斤孰能察其所行之必揆於正而

無所遷就改易乎

玄文處幽兮矇眊謂之不章離婁微睇音弟兮瞽以為無明叶

以玄色之文處幽暗之地無明者必不見及遇明如離婁微

加睇盼而無明者反輕侮之

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叶鳳皇在笱音兮雞鶩音翔舞同

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

平聲

斂籠也糅雜也槩平斗斛木也顛倒錯雜今古同慨

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

臧善也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向之託我以國政者任極重載極盛既已陷滯其車而不獲終濟今之退修吾初服者懷其瑾握其瑜窮於賞識無人而莫之可示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

吠所怪如吠日吠雪之類

文質疏內兮眾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

叶韻

文質疏通於內外必發為異采而眾人不知者以藏於內而未發於外如良材未經雕琢而徒委積於地誰則知其有可任棟梁之用者乎

重平聲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遺音悟兮孰知余之從容

襲亦重也豐盛大也還逢也從容深造自得之意

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

古有不竝言聖賢不並時而生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上聲離慙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違過也忿怒也懲改即抑制此心也強強為善也有像為世表儀也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將欲北歸郢都而日暮途窮雖欲舒憂娛哀而死期將至  
亂日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

汨流貌

懷質抱情獨無正

叶征舊作匹今從集注

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

無正與并日夜無正意同伯樂善相馬者程者物之準也

民生稟命各有所錯音措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

錯置廣寬也

曾音增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

不可謂不可與語也

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

捨生取義引為同類屈子之屬望於人者厚矣

### 思美人

思美人兮

同攬

涕而泣

音怡

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

學猶收也貽直視也

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音鬱而莫

達

菀積也

願寄言于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

難當

寄言致辭欲陳情君側也豐隆雲師將送當值也

高辛之靈晟同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

屈志叶之

此因上章歸鳥難當而上感高辛之事言惟高辛之靈盛能  
遭玄鳥而致詒而我必不能也

獨歷年而離愍音敏今羌馮音同心猶未化音叶寧隱閔而壽考兮何

變易之可為

壽考言終老也自起至此備言思君無路可通已節終於不  
變也

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

勒騏驥而更音平駕兮造父為音去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

日以須音古昔音時

前轍謂懷王之轍呼襄王而欲使知之意若曰王亦知前轍  
之所以不遂特因矜已自用信讒遠忠此度未改乃至見欺

於張儀喪師失地車既覆而馬用顛猶聽信小人安此邪回

之路前事所由不救耳今王嗣立即當任用豪傑勒騏驥而

更駕令善調御如造父者為我操其轡而且遷延逡巡漸次

以進勿事急驅聊假有餘之日以須可騁之時庶不蹈前車

而繼世可競耳原見楚之國勢必不能遽駕於齊秦懷王貪

利欲速以致車覆馬顛故不覺心縈往事而切陳之言懷王

之所以失襄王當鑑而反厥所為也以下多本徐友雲氏之

說蓋此篇為思美人而作大夫自有中情惓惓而極不忘者

若如舊解專就大夫身上說不惟意味索然并覺詞氣不貫

指音波嶓音冢之西隈兮與音熏纁音黃以為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

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



嶓冢山名纁黃日入色懷王已暮之日故以此比指之與爲期者誓不負於懷也悠悠猶遲遲也新春白晝正長襄王始升之日故以此比曰開日發日出甚有望於襄也能輔襄有爲卽所以報懷將縱蕩此致主澤民之志旣愉且樂遵乎江夏以娛快其宿昔之憂心獨言江夏者身在放所遵江夏則去郢不遠漸得近君卽現在之境以比得近乎君也又漢水出於嶓冢會於江夏一源也一委也父源而子委前曰指嶓冢故後曰遵江夏

擗大薄之芳蒞兮塞長洲之宿莽叶母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

與玩此芳草叶七古反

大薄叢林不及謂生不及同時也

解篇音區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叶備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儻侗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叶替

蕭蕭蓄似小梨生道旁雜菜菜之無足名者承上言何必古人脫或今人醜蕭薄之與雜菜不堪爲佩而一旦解之獨非吾持贈芳草之時乎我佩此合彼亦佩此交相爲佩夫豈不善故備之以爲交佩耳豈知芳草之佩正繽紛可觀繚轉可愛隨復萎絕吾芳離異吾佩是皆南人妒我而爲此惟彼南人旣讒正於懷朝又逐賢於今日變態百出未知究竟何如我且儻侗於此以憂爲娛靜以觀之耳

竊快在中心兮揚厥憑而不埃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叶尺反遂反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

蔽而聞去聲章

憑滿也。烝芳氣遠聞也。言任彼變態竊快於心者，揚發其所充滿而不竅外求。吾芳澤雜糅於身，芳華皆自中出，紛然而郁郁者，其芳烝及乎遠。良由飽滿於內，而其外發揚，內外如一情之與質，毫無虛假而信乎可保。故雖居鄣蔽之地，而聲聞日以章明，此則差堪自娛者也。

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音悅兮，入下吾不能音泥。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

惟自足於己，恥有求於人。雖切美人之思，不作倩媒之事。固曰此等面目，我不屑為。然吾任吾情，身雖容與，而吾撫吾願。

心介狐疑，正恐媒絕路阻，變節從俗之徒然耳。

廣遂前畫音獲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讀作疲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熒熒音瓊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前畫謂初事懷王之謀，畫未遂於懷者，將廣而遂之於襄。奈此度未改，知前畫必不遂矣。命則處幽，將罷欲絕，豈吾之初願哉。白日未暮，正可整頓挽回，而今終不可得。熒熒南土，惟有一死以報如彭咸之故轍而已。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

言往日為左徒時，嘗見信於君，受命以昭明時之政治，奉先

君之餘烈以照臨臣下事有同異可疑者皆以法度分晰而定之

國富强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嫉同嬉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

猶弗治平聲

奉先功故富强明法度故法立屬付得人故大君日逸秘密載心腹心之託也過失弗治格外之恩也

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激同澄

其然否叶悲

讒人指上官大夫之徒清激激之使清也然否是非也

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賊同盛氣志而過之

以無為有日虛惑誤惑君聽以誤國事也欺則肆行誣罔而無所忌憚矣遠遷何罪奈何弗參驗而遽信其讒諛賊其氣志以督過於我乎

何貞臣之無辜兮被讒謗而見尤叶于其反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

人當失意時每對景自慙不身歷之不知其信然也今無辜被謗身處幽隱備嘗其苦慙何如哉

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靡同雍君之不昭叶周

靡蔽也言一死不足惜但惜讒人靡君之罪不昭著於人間耳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

不聊叶獨鄣音靡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絲叶

無度無檢押以知下也藪幽藪澤之幽暗也不聊不苟生也

無由謂欲竭忠節而無從也

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于庖廚呂望屠于朝歌兮寧戚歌而

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周

百里相秦繆伊尹相成湯呂望相武王寧戚相齊桓

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

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

縞素而哭之周

夫差臨死言無面目見員是死而後憂也介子名推文君晉

文公也文公賞從亡者祿不及介推聞其入繇上山中於是

環繇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見史記親身不離左右也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音訑音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

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

訑謾皆欺也

何芳草之早歿兮微霜降而下戒叶諒聰不明而蔽靡兮使讒

諛而日得

微霜比讒言始進也微霜之降即為堅冰之漸聰不明見易經

此猶云聽不審也讒諛之人有不日益得志者乎

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叶妒佳冶之芬芳兮慕音

母姣而自好戲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叶

前世謂懷王之世若杜若萋母黃帝妻貌甚醜西施越之美  
女句踐得之以獻吳王

願陳情以自行去聲今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今如列宿  
秀之錯入置音入聲

不意出於意外也情冤情實與冤枉也見之如日之明本不  
難察而今竟如列宿之紛錯其位置豈復能察識乎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叶反乘汜汜音敷以下流兮無  
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平聲兮辟同聲與此其何異

汜汜編竹木以渡水者也騏驥雖堪馳騁可無僕夫之轡銜  
而自為乘載乎汜汜雖當順流可無烝徒之舟楫而自為備

禦乎不信仁賢背棄法度而師心以治國何異於是

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叶反不畢辭以赴淵兮惜靡  
君之不識音志

禍殃有再深望襄之以懷為鑑也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古來服叶蒲北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叶域兮深固難

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叶居例反兮曾同聲層枝剡音瑋棘圓果

搏音團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叶關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叶頭上聲兮紛音墳

縕音氤宜修姱而不醜兮

后皇后土之神服習也服其水土是也樹附於土故曰不遷

江陵千樹橘見漢書楚地正產橘也踰淮則為枳專壹其志可

知素榮言花白也剡尖且利也棘刺也搏如以手捏聚也橘

實初青既熟則黃外之文也色澤精明內懷潔白中之質也  
茂盛紛縕而宜於修飾信乎姱好而不醜惡矣已上頌橘之  
美如此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叶見今深固難徙廓  
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叶兮秉  
德無私參天地兮

爾屈子自指也幼志幼而立志也有以異者無以異也蘇猶  
蘇蘇氣索貌橫橫立自持閉斂束不放參天地即塞於天地  
之意此屈子申前義以明已與橘之合其德也

願歲并謝與長友叶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  
長上聲兮行去聲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此以下則又申明作頌之意也人死則謝歲願與橘長友死  
而後已謝歲方并謝橘故曰并謝淑善也離如離立言孤特  
也不淫即不變易之意梗強立貌理條理也二語括上文頌  
詞而歎慕之言不但可為友并可以為師蓋其不遷難徙之  
志直欲與國存亡清比伯夷不同凡樹吾將立以為像而效  
法之耳分三段看謂頌橘可謂屈子自頌亦可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  
先倡叶

回風旋轉之風回風搖蕙秋令之始故悲傷也蕙物良微芬  
芳之性隨隕風聲雖隱肅殺之威先倡道之廢興世之治亂

亦猶是矣。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

造思猶立志也，暨與蓋掩也。回風搖蕙之時，正哲士保身之候。夫何以彭咸造思死諫，與己志投合，卽介然不忘，雖身歷萬變而初終不渝，中情昭著，良由忠愛之意本於性生，孰則有一毫虛偽而可以如是之長久者乎？

鳥獸鳴以號，平聲羣兮。草苴比，去聲而不芳。魚鱗以自別，彼列反兮。

蛟龍隱其文章，故茶音徒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

苴，枯草比合也。薺，整治也。茶，苦菜。薺，甘菜。承上言，惟無一可以虛偽也。故凡物之號羣，各求其類而知。君子小人亦必以

類聚。彼小人者，如土苴比合，徒覺其臭味之堪憎耳。試觀魚之鱗，各殊其品，可見稍知自愛，卽恥爲比周。況君子者，如蛟龍神物，將隱其文章，以遠避耳。所以茶薺必不同畝，焉有忠佞而可以同朝者乎？蘭茝獨抱幽芳，焉有賢人而至於改節者乎？承上亦以起下也。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平聲統世以自貶。叶平聲眇遠志之所及兮，憐

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叶芒

佳人自況也。都，美也。更，歷也。統世，垂統傳世也。相羊，浮遊之貌。介，因也。言惟此佳人之都，永久不變，宜乎見貶於君，乃更歷統世。君其我知，惟以自貶，而我眇然之遠志，其所及者，空虛無著，無異浮雲之相羊，是以其志不能無惑，而竊賦詩以

明之也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增同歔歔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

折此芳椒，無從遺贈，祇堪自處，所以獨懷掩抑也。止也。

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叶上聲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

音烏邑而不可止。

不寐何由得寤，姑以曙為寤耳。從容周流，即逍遙也。自恃者，晝非夜，比聊以把持，不為哀思煎迫也。然而感傷太息，自愍自憐，氣之於邑，不可自持矣。

孔思心以為纏音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

風之所仍，存髮鬢而不見兮，心踴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同志

兮，超惘惘而遂行。叶

合繩日糾，編結也。膺，絡胸者也。仍，因就之意。衽，裳際也。無可奈何，因而糾結其思心，以為珮纒，編輯其愁苦，以為膺服。一則不使散亂，一則安若固常。夫且折取若木，拂日以蔽其光，追隨飄風，因之以乘其便。目則但存髮鬢，不見其真心，則一任踴躍如湯之沸，又從而撫其所糾之珮，所編之衽，以案抑其志。超然惘惘，不復辨取南北東西，遂行而仍作逍遙之事。歲習習同其若頽兮，豈亦冉冉而將至。蘋蘩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去聲

節離草枯則節斷也。



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叶靈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唵古吟字而投音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叶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

無父為孤子。負罪為放子。隱痛也。昭明也。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同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

遠望望鄢郢也。景隨形響隨聲。莫不有應。今則入於景響。無應之鄉。欲一聞吾日夜省憶想念之情。而絕不可得。聞且不得。他復何望哉。

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叶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

締結也

穆眇眇之無垠音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

垠岸也。儀猶像也。言己之愁思。穆然不可以限。莽然不可為像也。聲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於君心也。物有純而不可為。則其心已專一於讒言。而不可變矣。不可為。如言疾不可為之意。

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君德日即於悖淫。如邈濤之漫漫。不可量而制坊。國祚特懸於一線。若縹絲之綿綿。不可紆而繫繫。是以我之愁思悄悄。

常悲縱令遠去如鳥之翩飛於冥冥終不可以娛樂我心惟  
有凌沒大波之內隨流聽轉於風託彭咸之所居而已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音忽  
而捫音門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叶孚依風穴以自  
息兮忽傾寤以嬋媛

標杪顛頂也攄舒捫撫也雰雰分散貌風穴風從地出之處  
傾寤傾側而覺悟也欲託彭咸所居則我且上彼高巖登茲  
峭岸接雌蜺之標顛而處之據青冥之表攄虹以為蜺匹蜺  
虹交換遂倏忽而光華可以捫天雌蜺遇雄虹隨有捫天之  
采賢臣逢聖主便成蓋世之勛其象同其快一也我於此時  
吸湛露漱凝霜鬱勃之氣全消涼爽之情頻飮吾可依風穴

以自休息矣乃忽又側身而寤不免牽持眷戀於捫天之景  
蓋此景實不可得特屬冥途之夢境故忽寤耳

馮同崑崙以激同澄霧兮音去隱岐山以清江叶憚涌湍之磕音磕音  
兮聽波濤之洶洶

馮如馮軾之馮隱若隱几之隱岐與岷同磕磕水石聲崑崙  
河發源馮此以激其昏霧岐山江自導隱此以清其濁流則  
又憚彼涌湍磕磕難犯聽彼波聲洶洶可畏比楚俗之昏濁  
急待激清而小人之作威不敢向邇也

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同  
之焉止

容容亂貌罔與網同軋傾壓之貌承上江河而言言若亂絲

之紛容容無經，又如不結之網，芒芒無紀，欲進則無所適從，欲退則無所底止也。

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叶汜音，泛音。漂音，漂音。其音，其音。

判張弛之信期，叶上聲。

滔滔水流貌，漂泊之變態，則上下翻翻，翼飛之橫勢，則左右遙遙，汜濫之洑觀，則前後滔滔，上下左右前後時變時遷，忽緩忽急，伴散其張弛之信，而曾無一定之期，皆以比楚國之亂流，極言其不可激清也。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

春夏炎氣相因鬱而為煙，煙氣上浮積而為液，秋冬霜雪俱

下散歸於海潮，信再至勢若相擊，比讒言日進終無已時也。借光景同影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去聲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

黃棘，棘刺也，枉曲也。王注謂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黃棘之曲策，以求介子伯夷之放迹，是也。言黃棘，言枉策者，寓意枯槁，同於黃棘，受枉曾無直時也。而洪氏以為懷王二十五年入秦，與昭王盟於黃棘，後為秦欺，客死於秦，今頃襄迎婦於秦，是欲復施黃棘之枉策也。林氏遂仍其說，竊謂不然。通篇皆是寓言，豈有至是忽然斥言之理，且與下文不貫，或借以掩映，則有之。然終屬曲說也。刻勵著立也，言心慕二子之調度，刻勵二子之立志，不忍去而他適也。

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悠悠同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絀同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加一曰字者因合前後已意而總言之以別上文也子胥事

見前申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沈於河見莊子任石卽懷沙也

往昔所冀一無成就來者悠悠正自無窮日復一日冤結豈有了期不若東浮江淮覓子胥於海中從之以自適耳乃還望大河之洲渚有申徒之抗迹在不覺心悲悲其驟諫君而不聽任重石之何益矣當年任石無補殷亡今日懷沙曷救楚敗能不心猶絀結思仍蹇產乎

九章之作章句謂作於江南之楚集注亦但云非必出

於一時之言蓋其先後次第大率仍秦漢以來相傳舊本近黃維章氏重加論次首惜誦次思美人抽思涉江橋頌悲回風惜往日哀郢終之以懷沙林西仲氏確守其說遂評駁原本錯雜無次皆由於未嘗細讀本文所以篇篇譌解而不自知其譌之更甚也林氏以懷沙爲絕命之詞固已而惜往日悲回風集注謂其憤懣悲哀讀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獨非絕命之詞乎哀郢篇中有九年不復之語遂坐定作於頃襄之世且謂如果懷王所放不應後此有使於齊與諫釋張儀會武關之事今卽據林氏所編事蹟考諫釋張儀在懷王十八年至三十年復諫會武關自十八年至三十年其間相

去十有三年不應屈子一無建白安知此十三年中不  
遭疏放而云爾邪且其詞雖多哀怨而憤激之情較之  
悲回風惜往日兩篇則有間矣何以反次於其後獨不  
思字經三寫焉烏成馬如四子書注七尺曰仞見夫子之牆數  
仞八尺曰仞見掘井九朝注傳寫之譌二者之中必居其一雖  
聖經賢傳尙未考正況紛紛餘子哉執一字而斷斷吾  
未見其能通也至橘頌一篇無所歸著遂以文心狡獪  
四字了之夫屈子一片忠愛血腸昭人耳目乃生既厄  
於黨人至數千百年之後猶不免於逢尤離謫有如是  
之評品乎茲悉仍章句舊編不敢附會穿鑿妄有更定  
嗟乎作者難述者尤不易也

九章箋略

衡陽蕭鶴祥初校  
江陰陳名慎覆校

遠遊箋略

屈子既放悲歎之餘眇觀宇宙陋世俗之卑狹悼年壽之不長於是作爲此篇思欲制鍊形魂排空御氣浮遊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雖曰寓言然其所設王子之詞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去聲而上浮

無因者無人爲之因緣也

遭沈濁而汗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

營營往來不定貌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也。勤則同疲於馬牛。知不遠多於螻蛄。四語乃作此篇之本意也。

步徙倚而遙思兮。怊<sup>音超</sup>愴怳而永懷。川<sup>音灰</sup>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憎悲。

徙倚彷徨之意。怊悵悵也。

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

神散則形衰。操端則氣養。

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間赤松之清塵兮。願乘風乎遺則。

漠漠然澹澹然。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得仙。見列仙傳清塵

猶曰高踪乘風。猶曰疾追。

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聲名著而日延。

虛靜無爲。真人之休德也。學真人之德而登仙者。與天地之化而俱逝。身不可得而見。名則可得而聞。如下文所云也。

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眾<sup>平聲</sup>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

大火謂之大辰。辰星東方房心尾也。傳說相武丁奄有天下。

乘車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見莊子韓眾即韓終。齊人爲王採

藥。王不肯服。眾自服之。遂仙去。見列仙傳形浸遠。即上文與化去。

之義

因氣變而遂曾同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叶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眾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神奔鬼怪者。神仙現相。俗眼不識。疑鬼疑神也。淑。善郵。傳舍也。故都。血肉之軀殼。神仙天際空行。氛埃不及隨。方作舍。無非善郵。永脫凡胎。終於不反。仙去之樂。為何如哉。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音畢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蕝。同零聊仿音佯音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音向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耀靈。日也。畢。閃光貌。遺芳。謂遺棄之芳。耀靈西征。日易夕也。

霜降芳蕝。歲易除也。逍遙。永世無成。遺芳。誰人把玩。徒然長向風而舒情。愫。不亦甚無謂乎。祖宗既遠。焉所取程。惟有求仙以遠遊耳。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叶虛。食六氣而飲沆音瀼音兮。漱正陽而含朝霞。叶胡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

軒轅。黃帝名。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遇浮丘公。接之仙去。見列仙傳六氣者。春食朝霞。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又為飛泉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瀼。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為六氣也。見陵

陽子明經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

南風曰凱風。南巢南方鳳鳥之巢。王子王喬也。王子好吹笙。作鳳鳴。必與鳳為侶也。先天一氣。謂之正氣。和德即休德也。必宿之者。不宿問不審也。

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叶毋滑音而魂音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于中夜存。叶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叶

曰王子之言也。受心受傳。言傳道無不在具於吾性。性中一點陽神。謂之魂。其體甚神。其象本虛。容不得一毫造作。一毫夾雜。以滑亂之。而失其自然也。其工夫全在純壹其氣。其得

訣全在夜半子時。陽氣方萌。勿使散失。自然常存。而又無處著力。但於一念未起之先。常清常靜。則常存矣。神存則萬事萬物之理皆從此而成矣。此則和德之門。舍是無從入德也。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叶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

徂往仍因也。羽人飛仙。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是也。見山海經丹丘

仙靈之宅。晝夜常明。無始以來。人具不死之性。本吾舊鄉。朝濯髮于湯音谷兮。夕晞余身于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

宛音琰音之華英。叶湯谷即湯谷。九陽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九陽下枝日也。湯谷九陽。寓意仙家純陽之氣。飛泉見上。

琬琰皆玉名懷其華英如漢武以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

是也見三輔故事

玉色頰音丙以晚音萬顏兮精醕粹而始壯質銷鑠以灼音綽約兮神

要眇以淫放

頰盛晚澤也不變曰醕不雜曰粹質銷鑠即麤穢除也灼約

輕便貌要眇深遠貌形神俱妙無所不之故曰淫放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同漠

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同遐兮掩浮雲而上征  
神之所放暑不能侵南州炎德人所憚彌覺其嘉寒不能及

桂樹冬榮世所稀更見其麗仙家寒暑如此山蕭條無獸豈  
患虎狼野寂漠無人曷聞雞犬仙家山野如此人死則魂魄

兩分故修鍊之士必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  
魂如月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遂能登仙遠去而  
上征也

命天闈其開關兮排閭闔而望子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

所居集重平聲陽入帝宮兮造去聲旬始而觀清都  
望子須子之來也與離騷倚閭闔而望子者意不同矣太微

宮垣十星在翼軫北見大象賦注重陽者積陽為天天有九重故  
曰重陽造至也鎮星之精為旬始同清都帝之所居見列子此

遊乎上天而極其勝

朝發軔于太儀兮夕始臨乎於音微閭  
太極生兩儀天為太極始生之陽儀故曰太儀於微閭即醫

無閭幽州之鎮山此既遊上天又降遊於下地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透蛇

溶水盛也

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耀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騎驚

服衡下夾轅兩馬也驂衡外挽鞞兩馬也

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叶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

膠葛雜亂貌斑駁文也漫衍如水之無涯也句芒木神也東方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此遊於東方

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

太皓即太皞凌躐也

風伯為去聲余先驅兮氛埃辟必亦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音蓐收乎西皇

西方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西皇即少皞此遊於西方擊彗星以為旂同兮舉斗柄以為麾音判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披

彗星取掃除之義斗柄取司權之義判繚隸分散之貌地氣

發天不應曰霧見雨大霧三日必有甚雨見帝王世紀驚散意驚

霧流波者霧散為雨而波流也映起北遊北方屬水故也觀

下文玄武文昌皆指北方之宿其意可見蓋西遊已畢即欲北遊以爲歸宿不言南遊者以南爲楚地不忍見其亂亡之象也

青曖音曖其瞶音瞶蒼兮召玄武而奔屬音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音屬選署眾神以並轂

曖曖日將暮貌瞶光模糊也玄武北方七宿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文昌六星如匡形在北斗魁前眾神即下雨師雷公之類

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以爲衛厲即深則厲之厲高厲高舉而過不待涉也

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通揭矯音矯內欣欣而自美兮聊愉娛以淫樂叶擾

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也担橋軒舉也得聞至貴故欣欣自美

涉青雲以汜濫遊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叶杭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同汎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

邊旁也謂兩驂也炎神炎帝也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南疑九疑山楚地也正欲往北忽見舊鄉直馳南疑其志彌切

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澗音澗而自浮叶肥

荒忽遠貌。涸瀆水盛貌。流水依然。仙凡路隔。

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

九韶歌。叶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

蹕止行人也。御卸解車馬也。宓妃洛水神。張設也。咸池堯樂

承雲黃帝樂。二女娥皇女英御侍也。韶舜樂。九成也。湘

靈湘水之神。海若海神。馮夷河神。令與舞互文也。

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虯音柳虬音柳而透蛇。岬音平娟以增撓

繞兮。鸞鳥軒翥而翔飛。

螭龍屬象。罔象水之怪。龍罔象見國語。虯虬盤曲貌。便娟輕麗

貌。撓屈也。翥舉也。樂舞之盛。感召太和。故諸異物與鳳俱來。

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騫兮。遑同卓絕

垠音銀乎寒門。民軼迅風于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同層冰。

舒放并合也。節符節。所以示信。止則并。行則舒。遑遠也。九天

之際曰九垠。見爾雅。絕垠天邊之際也。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

見淮南。軼從後出前也。迅疾也。清源水源也。北方王癸其帝顓

頊其神。玄冥北方地寒。故有層冰。屈子本顓頊之子孫。顓頊

為北方之主宰。西遊已畢。即欲北遊從之。以為程式。祇因故

鄉在望。直馳九疑。遇炎帝攀留。強為娛樂。及淹留既久。急欲

啟行。故言歌舞娛人。無有窮期。何乃欲逝。而徘徊於此而不

去乎。因舒其所并之節。以遄征而遑矣。北極寒門。尚在天邊

之際。遂超軼迅風。而出乎其前。以溯水源。踏層冰。庶我祖高

陽雖邈。以遠乎。猶得往而相從也。

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去聲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為去聲余先乎平路。

言邪徑者窮塞之外。邪曲小徑俱欲遍歷也。天有六間。地有四維。間維猶言天地也。乘以反顧者。置身天地之表。而回顧也。黔羸造化神名。召而見之。凡邪曲之徑。悉令先平之。以待己之遠遊也。

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

經營即周流之意。六漠即六合。列缺去地一千四百里。見陵陽子

明經。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見列子上文

遠遊四方。直窮邪徑。此并窮極天之上地之下也。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叶鐵視儻忽而無見兮。聽恫

六四百三十九

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

崢嶸深遠貌。寥廓廣遠也。泰初者氣之始也。見列子天地囿於

形質。至道不可見聞。匪有匪無。匪聲匪色。澹乎無為。淵乎至

清。返乎泰初。至道以凝。

逆旅之客。草頭之露。非屈子所憂也。神山可至。丹沙可

成。非屈子所慕也。特借以一抒其沈鬱之氣耳。此意人

皆知之。其最難尋玩者。在遊過東西兩方後。即接以驚

霧流波一段。而詞意又在隱顯之間。或以為水遊娛樂。

固屬節外生枝。或則謂楚南諸澤。向為黑霧驚散之流

波。以比楚政昏亂。人民驚散流亡。如其說。則是遊於南

矣。下文臨睨直馳。如何承接。邪不知屈子之意。雖欲縱

遊四方六合而獨不忍南遊故由西卽以及北北遊用  
前後分寫中間夾入南疑又極侈言樂事聊以忘憂忽  
輕輕兜轉玄帝用三四言煞住蓋彗星北斗玄武文昌  
已鋪張在前耳後人墮入迷樓遂至紛紛錯解試細心  
反覆讀之當不以予言爲河漢也

遠遊箋略

衡陽蕭鶴祥初校  
江陰陳名慎覆校

卜居箋略

卜居者卜其居身之術也屈子豈真有疑以警世耳鄭詹尹  
者豈亦靈氛巫咸之儔歟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去聲盡忠而被障于讒心煩慮亂  
不知所從

此問卜之由

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決其所從也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策著莖也龜龜底殼也何以教願聞其要也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去聲以忠乎將送往勞去聲來斯無窮乎

惘款朴質忠直之貌。朴以忠質以直也。斯無窮者往來人日有送勞事日生如斯以無窮期也。寧願辭將未然之辭抑揚之間蓄而不露。一則質直自盡一則虛文悅人兩者正相反。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

一則自食其力一則博取虛名兩者正相反。

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音偷生乎。

一則齷直不容一則依回苟免兩者正相反。

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呢音兒以事婦人乎。  
足音訾 訾音慄 慄音斯 喔音握 伊音儒 呢音兒

呢訾以言求媚也。慄慄懼怯貌。喔伊強笑如雞聲。嚙欲言復止如小兒學語也。妾婦以順為正故曰事婦人。一則守其

故我一則專務媚人兩者正相反。

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

無階上援曰突梯。巧言不竭曰滑稽。柔滑如脂。柔韌如韋。以挈楹者。楹為屋柱亦取其圓絜約束以固之也。一則自植己節一則曲順人情兩者正相反。以上五疊是賦體。

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同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鴛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

駒馬之未壯者。鳧野鴨也。亢舉也。軛車轅前衡也。黃鵠大鳥一舉千里。鶩鴨也。以上三疊是比體。各譬其情狀而申足前義也。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此總結上文正問卜之詞也。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請卜之後。又發一段感慨。以自鳴其不平。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叶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叶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尺寸所以度物。然物長於尺。則尺短而不能知物之長。物短於寸。則寸長而不能知物之短。言此以起下文。物卽龜策。數卽龜策之數。以靜時言。則方以智也。以動時言。則圓而神。

也。惠迪者未必吉。從逆者未必凶。善惡邪正。惟人自主而已。豈有許人悖道。求福之鬼神哉。

居世不合。居身何從。屈子之所以問卜也。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詹尹之所以釋策也。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明明道破。何以卜爲。

衡陽蕭鶴祥初校  
江陰陳名慎覆校

卜居箋略

漁父箋略

漁父猶卜居也皆假設問答以寄意耳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蕭索不堪多讀懷石其不遠乎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

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  
國士

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濁流何日停清水醉漢無知怒醒人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泥音骨

其泥而揚其波叶眾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歆其醜何故深思

高舉自令放爲

澠亂也舖食歆飲也酒滓曰糟以水霽糟曰醴泥則沈而波則浮澠以揚之則清者亦濁糟則甘而醴則薄舖且歆焉則醒者亦醉此與世推移之妙用也深思必慮始而圖終高舉必行廉而志潔此凝滯於物之發源也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叶莫悲反者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叶於平支反

察察潔淨也汶汶垢汗也首體潔淨尙不能受衣冠垢汗豈肯以清醒之質而隨方逐圓於濁世醉人之中乎汨羅之投志已決矣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不憐之而微笑者非哂其愚正心賞其賢也歌詞與世濁我清回顧作態而漁父之貴清賤濁楚國之清濁不分俱於言外得之

遂去不復與言

上有鼓枻而去但載歌詞亦可以止更贅此句者漁父遂去不顧原亦不復與言蓋兩無言也

漁父鼓枻而去與太卜釋策而謝正自相同蓋明知其志已定本無所疑亦不用勸會意忘言正屈子之知己非有所齟齬也俗子以爲舉世總無一可語之人錯認

漁父不然其說抑何謬誤乃爾乎然要皆屈子設詞耳  
如離騷篇中令蹇脩以爲理舊解謂伏羲之臣又謂下  
女能媒者家姪憺園云當是取博謇好脩之蹇脩二字  
以寓言耳具此慧解方許讀騷

衡陽蕭鶴祥初校  
江陰陳名慎覆校

漁父箋略

